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諾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買法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

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
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
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孀母雖去然有日亦
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
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甚方
便惜春處房屋狹小况賈母又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
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
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
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
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

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跼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欺騙無節或呈

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脩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費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俾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

意圓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出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搃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喚回

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

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少妃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管僕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已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趣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

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買葦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鞞着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正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剗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查菱寶琴與些丫嬛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

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
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
寶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
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看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
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
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
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
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那岫烟已擇
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
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日這杏樹子

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縞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同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

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或是爲
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
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
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
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
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
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
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
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
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

忽聽他反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很看真是紙錢子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灣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鄰是你冲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舊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

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
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
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後子
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
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
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
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
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
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快快而
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

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些
 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
 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
 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奈着一
 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
 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
 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筭反倒給
 我剩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擡舉的東西
 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
 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

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歇
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
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
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
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
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
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
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
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
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鷄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

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白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問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

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
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鬧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
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
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
又不得閑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借們去痛回一回大家
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況且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
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
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
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拿拄杖打
看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真是大奇事

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撞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袄底下綠緞油花夾褲厥着褲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纔搗打完了紅娘了這日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着司內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

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畧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
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
弄了那碟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
小了頭子捧了盒子進來跼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
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
菜關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
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
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董腥兒饒得這樣起來一面
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著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
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著些別吹上唾沫

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
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
一面就接睛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
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榻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
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
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
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另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
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筭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
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几箇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
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

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嚐嚐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眾人便收出去，小了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裡歇會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

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葯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箒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又是什麼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着那麼親熱一來一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葯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人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話獨合了他的獸性不覺又

喜又悲又稱竒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
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
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
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
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
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
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喚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挂了伏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頭，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

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由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已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使命關了儀門不放入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鬟婆子

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
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
困已醒舉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
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
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班癩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
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釵兒配了許多我正
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
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
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
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葉幾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

新刊卷二
一
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
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菓子編
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
取俏且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
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箇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
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
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箇借們送林姑娘回來借們再
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
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
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見

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鵲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鵲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裡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鵲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笑一鞠羞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

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没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

也不好向着外人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
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
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
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来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
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
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
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第
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
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
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摺開手了還只無厭

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没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場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指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卽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筭花草頑意兒誰

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了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
枝去另有揮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
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
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
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
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
來照看照看你就不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
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
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
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

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輩兼之年邁昏聩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鶯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

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
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
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看水在那裡做什麼這婆子便
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揲我
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了頭眼裡沒
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
他姑娘那裡客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
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場我我怎麼說人他
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
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

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已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千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了這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着

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得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俠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勞的自已且搯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

們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趕著打襲人氣得
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
姐別管着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
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
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
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
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
將方纒營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
鬧也罷了怎麼連你媽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
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

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嘗一嘗嫂子就心服口服也
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半兒給俺叫來平兒不
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
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
好了那婆子說道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
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
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姑娘他有情麼你說兩句他一翻臉嫂子
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
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
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

得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往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開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着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友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開再鬧一定打了搯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

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得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道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鬢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餕餞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牕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

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都要問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苑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徑到鶯兒前陪笑

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真真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
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
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箇紙包兒與他們說是
薔薇帶確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
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
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
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
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
隨的不敢掘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
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

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確實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癩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得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統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

短了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伴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確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確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確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確這是茉莉粉賈環

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安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死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爭也算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曾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

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了頭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撒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了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

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已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消慳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等什麼事連昨日這箇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賈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

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已掌不起但几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扯着理扎箇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爺們也不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

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姨奶奶吃飯有什麼事這等忙趙
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捧來手指着芳官
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
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
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擱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
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
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
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
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
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

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幾人忙拉他。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悄拉人說。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鬧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愿。

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僧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選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

就罷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借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

一下子可怨就恕不怨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
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
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
說瞎話的混賬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歎白給人家做活心裡
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
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得和李纨
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
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聾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這
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作弄出個欺人害他們出
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

橫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不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噉噉喳喳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環們買東西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道

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呢夏菱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姐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

說哪這話怎麼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
就是了那裡住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
直廳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姊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
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攔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
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
嫌肥膩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
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蟾一手接了
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
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
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子出來遞與芳

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
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
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
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擲着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嬌子你
別心疼我回來買二劬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
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
喲天天兒了就叫啣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
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
咕囁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
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

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
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
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
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
鴛紫栢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
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環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
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
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千人
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
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尙

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
這裡寶玉正爲趙姨媽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
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
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
兒吃去寶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
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
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
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腳兒見芳官
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禪面有半瓶胭脂
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

快拿鏟子潑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十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着逛呢只怕澁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啲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巾兒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丫頭送送五

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著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著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

爭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多吃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使放在傢伙厨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

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
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侄兒正躺着
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侄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凉水吃
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凉剩的半盞用紙盞着放在桌上可
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
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
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尙未娶親素
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爲妻也曾央
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爭奈五兒執意不從
雖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

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特自向外邊擇壻了錢槐
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
發狠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
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
說不得閑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吃茶就走
倒難爲姑媽記望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開了出
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
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
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道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
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

外給了門上人一篋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
開看了奇怪俊雪白的說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
人的没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
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年原打發小了頭子送了家去他說
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
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
麼况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爹
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出來剛走
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
次兩輪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

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回終